

百將圖傳



金酌酒還



張奐

漢

張奐字然明。燉煌酒泉人也。舉賢良。擢拜安定屬國都尉。初到職。而南單于左莫鞬等七千餘人寇美稷。東羌復欲舉種應之。而奐壁惟二百許人。聞報。卽勒兵而出。軍吏以力不敵。叩頭爭止。奐不聽。遂進屯長城。收集兵士。遣將王衛招誘東羌。因據要地。使南單于不得交通。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。共擊左莫鞬等。連戰破之。羌豪帥感奐恩德。上馬二十匹。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板。奐召主簿於諸羌前。以酒酌地曰。使馬如羊。不以入廄。使金如粟。不以入懷。悉以金馬還之。羌性貪而貴吏。清前都尉率好財貨。爲所患苦。奐正身潔己。威化盛行。

遷爲護遼中郎將。時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。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。引屯赤院。烟火相望。兵眾大恐。各欲亡去。奐坐帷中。與弟子講誦。自若。軍賴以安。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。遂使斬屠各渠帥。襲破其眾。諸羌悉降。延熹元年。鮮卑寇邊。奐率南單于擊之。斬首數百級。幽并清靜。九年春。召拜大司農。鮮卑聞奐去。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道入塞。寇掠朝廷。以爲憂。復拜奐爲護遼中郎將。諸羌聞奐至。相率還降。凡二十萬口。奐但誅其首惡。餘慰納之。邊境復安。

追增竈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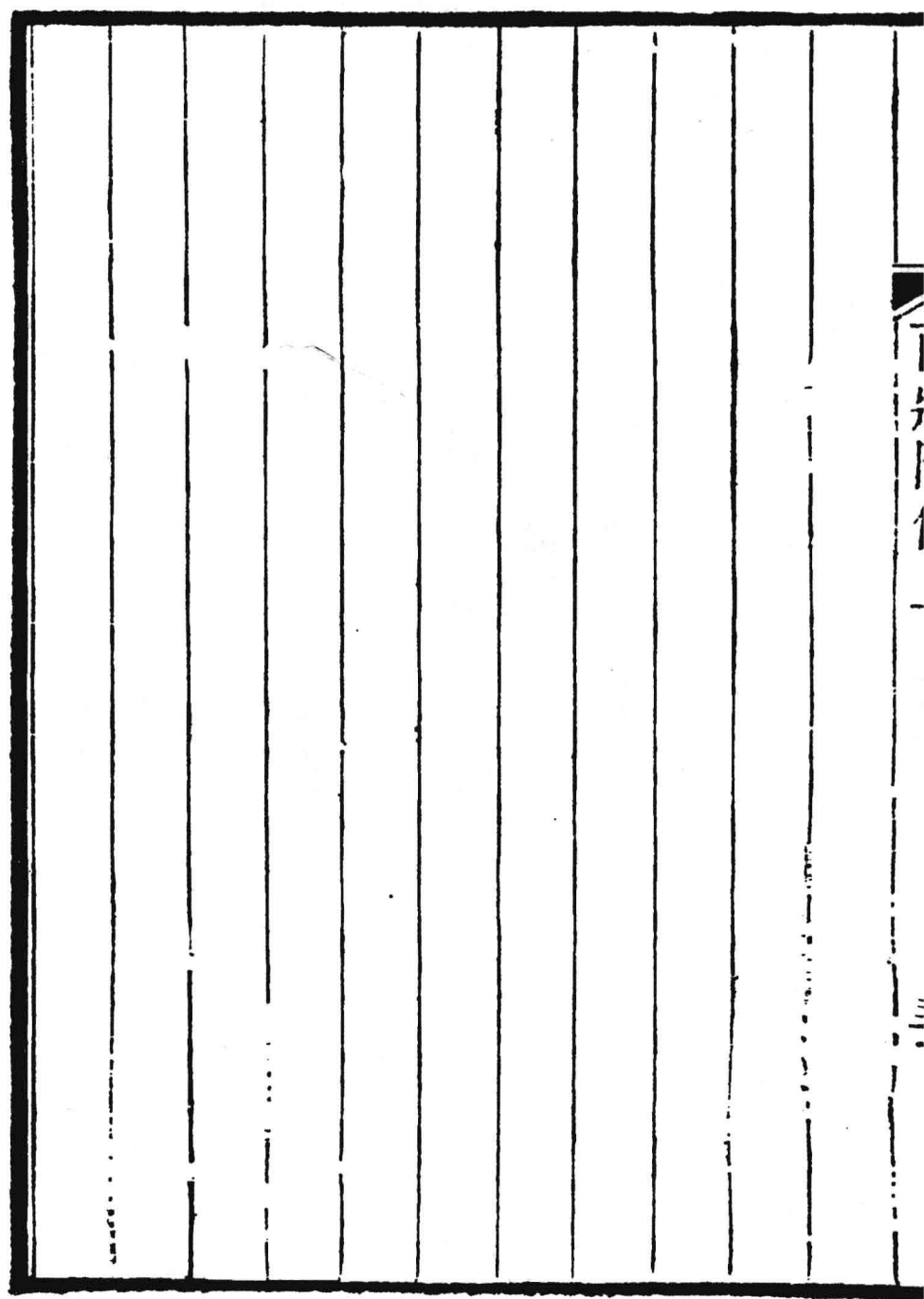


虞詡漢

虞詡字升卿。陳國武平人也。初辟太尉府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。州郡不能制。因以詡爲朝歌長。故舊弔之。詡曰。不遇槃根錯節。無以別利器。始到。謁河內太守馬稜曰。朝歌者韓魏之郊。背太行。臨黃河。去敖倉百里。而青冀之流亡萬數。賊不知開倉招眾。劫庫兵守成臯。斷天下右臂。吾知其無能爲也。今其眾新盛。難與爭鋒。兵不厭權。願寬假轡策。勿令有所拘閼而已。及到。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。其攻劫者爲上。傷人偷盜者次之。帶裘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。收得百餘人。詡爲饗會。悉貰其罪。使入賊中。誘令劫掠。乃伏兵以待之。遂殺賊。

數百人。又潛遣貧人能縫者。傭作賊衣。以綵線縫其裾。爲識。有出市里。吏輒擒之。賊由是駭散。咸稱神明。後羌寇武都。鄧太守以詡有將帥之畧。遷武都太守。羌乃率眾數千。遮詡於陳倉峭谷。詡卽停軍不進。而宣言上書請兵。須到當發。羌聞之。乃分鈔旁縣。詡因其兵散。遂日夜進道。兼行百餘里。令吏士各作兩竈。日增倍之。羌不敢逼。或問曰。孫臏減竈。而君增之。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。今日且二百里。何也。詡曰。敵眾多。吾兵少。徐行則爲所及。速進則彼所不測。敵見吾竈日增。必謂郡兵來迎。眾多行速。必懼追我。孫臏見弱。吾今示強勢。有不同耳。旣到郡。兵不滿三千。而羌眾萬餘。攻圍赤亭。戰之日。詡

乃令軍中強弩勿發。而潛發小弩。羌以爲矢力弱。不能至。并兵急攻。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。發無不中。羌大震退。詡因出城奮擊。多所殺傷。明日悉陳其兵眾。令從東郭門出。北郭門入。改易衣服。回轉數周。羌不知其數。更相恐動。詡計賊當退。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。候其走路。敵果大奔。因掩擊。大破之。軍威甚盛。賊由是散敗。南入益州。詡乃占相地勢。築營壁共八十所。招還流亡。假貸貧人。郡遂以安。後遷尙書令。臨終。謂子恭曰。吾事君直道。行已無愧。所悔者。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。不能無冤者。自此二十餘年。家門不增一口。獲罪於天也。



蜀釋

嚴定



張飛漢

張飛字益德。涿郡人也。少與關侯俱事先主。先主奔江南。曹操率重兵追之。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。先主聞操忽至。棄妻子走。使飛將二十騎拒後。飛據水斷橋。瞋目橫矛曰。身是張益德也。可來共決死戰。皆無近者。故遂得免。

先主入益州。還攻劉璋。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。分定郡縣。至江州。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。生獲顏。飛呵顏曰。大軍至。何以不降。而敢拒戰。顏曰。我州但有斷頭將軍。無降將軍也。飛怒。令左右牽去斫頭。顏神色自若曰。斫頭便斫。何爲怒耶。飛壯而釋之。引爲賓客。故所過戰克。

與先主會成都

截江救

主

